

京岷山龙目湖考证

文/杨万龙



龙目湖的东北侧湖,现沼泽部分在京口区人民检察院内 图:杨万龙摄

京岷山位于镇江市市区东南郊,山高300米左右。传说京岷山龙脉有灵气,山傍水峰媚,湖依山水灵,秀气灵气的内涵,吸引着无数的名人雅士。京岷山深处有龙目湖,历代诗人、学士及古典资料中都有提及。

宗泽,宋代抗金名将,浙江义乌人,于宋宣和元年被罢职闲居京口四年。空闲时他常到东郊游览,尤其喜爱京岷山的景色。他的夫人陈氏不幸病逝,宗泽把她安葬在京岷山陈家湾,并赋诗《葬妻京岷山结庐龙目湖上》:“一对龙睛青眼开,乾坤倚剑独徘徊,白云是处堪埋骨,京岷山头梦未回。”其时他已经60多岁,将失妻的惆怅、将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情怀向京岷山倾诉。

南朝刘桢《京口记》载:“下有龙目湖,秦始皇观地势,云此有天子气,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二湖间长岗使断,因名丹徒”。刘宋时山谦之《南徐州记》:“秦使赭衣凿其地,因谓之丹徒。凿处今在故县西北六里。丹徒岷东南连互,盘纤屈曲,有象龙形。故秦凿绝头,阔百余步。又夹抗龙首,以毁其形。坑之所在,即今龙目二湖,悉成田也。”南朝何之元著《梁典》及北宋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“(梁)武帝望京岷山盘行似龙,掘其石为龙目二湖也。”南宋诗人周孚在寄居丹徒时有游历京岷山诗句云:“平湖认龙目,断岭记蜂腰”。

综合不同朝代史料,历史上京岷山因为秦始皇破王气,下令将京岷山体多处凿断,在京岷山北部斩龙头去龙尾,在今宗泽墓所在山体处断其“龙脉”,再挖龙眼,毁其龙形。又在龙首处掘坑,夹持龙头,败其“风水”。后掘坑处积水成湖,湖水清澈,像龙的两只眼睛,后人称作龙目湖。

今考证凌家湾为左侧龙目,陈家湾为右侧龙目,印象中看到过凌家湾东侧山边有块大水塘,陈家湾村南侧,山的北边也有个大水塘。



龙目湖的西南侧湖,已填成水塘,四周是湿地芦苇

当时山青水清,塘边村庄吃用都在那取水。后来,靠山吃山发展经济,开山挖山有了京岷山采石公司,碳素厂也在此建立并年年扩建发展。修路、建路叫山让路,村民、企业打井寻找地下水源,开荒增加耕田,最近几年又是拆迁填埋,让原来湖塘逐渐缩小,甚至临近消失。

据笔者根据山体结构考证,这两个湖都在群山怀抱中山谷低洼处。山体地下水资源丰富,逢雨雪后山水从四面山体流入此处形成了湖,并不是哪个朝代掘坑形成。开山凿路都是按照山体结构和地理条件而从那里形成古道和公路,无须掘坑,更不是破王气断“龙脉”的传说。诗人和作家眼中千百年来妙笔生花,就有了各朝代的史料记载中破王气断“龙脉”的传说,如此才有了龙目湖的美丽故事。

传说中的龙目湖今已不存,但有遗迹可寻。现在的残留湖,在京口区人民检察院内东侧,宗泽路北侧现存一水塘,这里别有一番独特幽静的世外桃源风光景象。另一处应在京岷山西南侧,宗泽墓山体西南侧,碳素厂南侧,原凌家湾拆迁地块内现存一小水塘。一对龙湖,为古今留下珍贵历史情景画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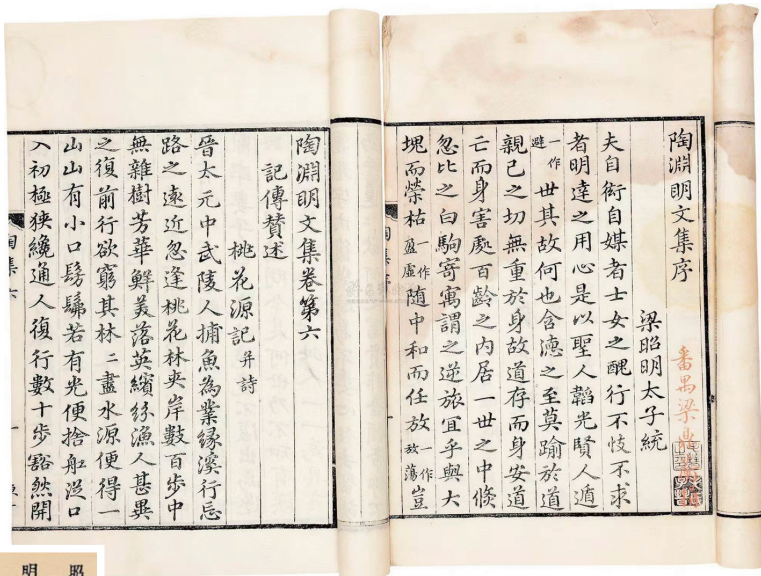
宗泽与陈氏夫人合葬京岷山北麓,埋在青山绿水中,与奔腾的长江应和。“青山欲共高人语,联翩万马来无数。”宗泽墓两旁绿树密集,庄重肃穆,诗中的龙目湖已经成为古今历史佳话。笔者认为,宗泽路拓宽开发时让龙目湖与京岷山分离非常可惜,山水自然合一的风光失去了最佳选择。如果当初保留湖与山自然区域,给宗泽纪念公园留下足够的空间,那么宗泽纪念公园和京岷山公园就有了较多的景区资源。

如果说,今天的宗泽路从陈家湾路拓展,宗泽纪念公园前面就会有大片空地。这一块地方在1985年那时全部是农田。假如是这样规划,要进一步做大宗泽墓这个文化名片就有伏笔了。现在的宗泽路完全贴着宗泽墓园而过,龙湖分隔在山与路的北侧,整个宗泽纪念公园完全没有拓展的空间了,如此确实让人可惜。宗泽是两宋之际代表性人物,在海内外有重大的文化影响力,宗泽墓是货真价实的宋代遗址,这样的宋文化遗址公园是不可多得的。而真山真水呈现的一对龙眼湖,要是整体保留,合理规划开发山体和龙湖为休闲文化公园,那会是多么完美!

梁萧统为陶渊明编诗文集

文/朱昌勤

线装本萧统编《陶渊明集》 图:朱昌勤提供



昭明太子萧统像

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坛上的功绩早已被镇江人熟知,他在镇江南山主持编选了《昭明文选》,从而让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的诗文流传至今。萧统在编选《文选》时,还有一个大手笔,单独把陶渊明的诗文集编成《陶渊明集》,并亲手写了序言。在历朝历代众多名人佳作中,萧统为何要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呢?翻开史书,可看到萧统与陶渊明虽然地位悬殊,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,更有着相近的文学创作观。

喜山乐水亲近自然。陶渊明是东晋末年的诗人,少年时代家境贫寒,一度是在柴桑农村度过,奠定了“性本爱丘山”的性格基调。有文载:渊明自幼“爱闲静,念善事,抱孤心,爱丘山,有猛志,不同流俗”。而出生于南朝时期的萧统,同样喜爱山水,《南史》中载:“昭明太子性爱山水,于玄圃穿筑,更立亭馆,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”。

崇尚隐逸冷对朝廷政治。萧统生活在隐逸之风盛行的时代,他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,虽然被立为太子,但对朝廷政治却不感兴趣。萧统爱好文学和佛法,在太子位上广纳人才,勤于著述。当时东宫号称有书近三万卷,“名才并集,文学之盛”,被认为是自晋、刘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。萧统20岁时选中了镇江南山,在此建了一座读书台,远离世俗潜心读书。而陶渊明一生都在出仕与入世之间徘徊,曾经有过5次做官的经历,官职分别是:州祭酒、主簿、属吏、参军和彭泽县的县令,但是他一直觉得做官走入仕途的生活不适合自己的,最终他依然是选择了辞官归隐,在乡下过着属于自己的隐居生活,写写诗,种种田,悠然自得。

文学观相同成了隔世的知音。陶渊明以田园景色和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诗歌创作,他的作品主要写普通人的生活,来表达真挚的感情,是

一种自然的流露。语言上不刻意讲究“炼字”,显得平淡自然。做到了“在平淡中见警策,于朴素中见绮丽”的效果。萧统的文学观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,他给弟弟萧绎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论述:“夫文典则累野,丽亦伤浮。能丽而不浮,典而不野,文质彬彬,有君子之致,吾尝欲为之,但恨未逮耳。”文章若过分质朴、鄙俗,那会令人索然无味,缺乏感染力,若过分靡丽繁冗,又会为文所累,使文风暧昧不清。只有文质并举,才能做到体约而不芜,文丽而不淫。陶渊明和萧统的文学观都主张作品要有真情实感,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

价值观的趋同,成了萧统给陶渊明的诗文编集并为其作序的主因。萧统在《陶渊明集序》中对陶渊明的作品给予了精辟论述:“其文章不群,辞采惊拔,跌宕昭彰,读超众类,抑扬爽朗,莫之与京。”此段评价是因为陶渊明“酒诗”多而引出的。陶渊明嗜酒如命,由于家贫,不能常常买酒喝。亲戚朋友知道了,时常请他喝酒。他一去,总是喝得酩酊大醉。然后回到破旧的屋里,读书写字。陶渊明有《饮酒》诗20首,都是酒后所题。对此萧统认为“陶渊明本意不在酒,也只是把自己的情趣寄托在酒中。他的文章高出同辈,言辞精彩,跌宕豪迈,风格独特超出众人,文气抑扬爽朗,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”

在陶渊明的诗文中,萧统唯一看不上只有《闲情赋》,是因为此文写男女之情,超出了魏晋男女关系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;还是因为此文,有损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风骨形象,难作定论,但萧统认为即使白色的玉璧也存在瑕疵,“我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文,爱不释手,我崇拜他的品德,恨自己没有和他生活在一个时代。”由此形成了“白璧微瑕”的成语典故。某种程度上,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,萧统将陶渊明130余篇诗歌及辞赋、散文作品收编进了诗文集,也让陶渊明这位诗人更加受人关注和喜爱。